

一只蚕吐出乡村振兴新“丝路”

重庆黔江蚕桑产业发展一线观察

本报记者李勇、韩振、周思宇

诗人艾青曾说：“蚕在吐丝的时候，没想到会吐出一条丝绸之路。”地处武陵山区腹地的重庆黔江，蚕桑既是历史底蕴厚重的传统产业，也是新时代推动三产融合发展的新产业。

“蚕宝宝”吐丝生财，废桑枝生出菌菇，蚕桑宴带动旅游，丝绸出口至“一带一路”沿线……近年来，黔江围绕蚕桑构建全产业链条，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，不断拓宽乡村振兴的“丝路”。

蚕宝宝变成“金宝宝”

“桑树连坡种，人家夹水居”。深秋时节，汽车沿着阿蓬江一级支流太极河行驶，来到位于重庆市黔江区太极镇李子村的一河两岸蚕桑产业园，微风轻轻吹过，泛起片片碧波。

因土壤气候宜桑宜蚕，黔江自古就是蚕桑之乡，据《黔江志》记载，栽桑养蚕已有250多年历史。2001年，黔江区依托第一轮退耕还林试点和石漠化治理等工程，将蚕桑产业纳入“三大”农业支柱产业，探索生态修复与产业发展有机结合。

“20年来，蚕桑连接小农户和大市场，发挥桥梁作用持续带动农户增收致富，成为石漠化地区生态经济、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。”黔江区委副书记、区长周恩海说。

太极镇鹿子村，村民刘春梅正忙着喂蚕。“我每季养6张蚕，今年收益4万多元。养蚕赚的钱比种玉米多得多咧！”刘春梅说，“养蚕就忙那一阵，闲下来还可以在家照看娃娃，现在村里家家户户都种上了桑树。”

养蚕是个技术活，为强化技术配套，黔江区组建3支区内技术队伍，引入3支区外专家队伍及25名蚕桑科技特派员，探索出适应黔江蚕桑生产的“六化五配套”技术路线，养蚕单产和蚕茧质量不断提升。

67岁的鹿子村村民卢远泽和老伴养了15年蚕，虽仅有十余亩桑田，但一年育蚕也能赚4万多元。“政府对蚕桑支持力度大，既给我们技术上的帮助，还补贴肥料钱。只要身体允许，我愿意一直养蚕，这样也给孩子减轻负担。”卢远泽说。

随着蚕桑产业效益越来越好，村民纷纷将“蚕宝宝”迎入家门。太极镇蚕桑技术服务站站长王于春介绍，有的“养蚕大村”有几百人栽桑育蚕，桑田面积超千亩，一年到头他总是忙着技术指导，“只有10月之后育蚕告一段落，才能好好过一个周末”。

目前，黔江已建成标准化桑园9.3万亩，养蚕大棚3.5万余个，共育室315个，蚕茧年产量达7万担，带动蚕农综



▲2018年10月18日，重庆市黔江区太极镇新新村村民杨秀林和妻子任六秀展示晚秋蚕茧。新华社发(杨敏摄)

合收入3亿元，“蚕宝宝”变成了名副其实的“金宝宝”。

桑树田长出高效益

“蚕宝宝”吐丝生财，桑树田也藏着致富的“大学问”：除了长出的“桑树叶”喂了“蚕宝宝”，桑枝和田间空地都变为宝，长出了好效益。

走进重庆弘凡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，只见桑枝被白色薄膜包裹成棒槌状，整齐排放在桑田中，香菇、黑木耳、猴头菇，一朵朵菌菇从膜洞处“绽放”开来。

过去，蚕农们用废弃桑枝烧柴煮饭，如今桑枝“变废为宝”，发展起了食用菌养殖。黔江区林业局副局长潘国权给记者算了一笔账：“老百姓以一吨400元的价格把桑枝卖给企业，就把桑枝修剪的钱挣回来了，种桑大户还能增收。”

“叶养蚕，枝生菌，渣作肥，肥育桑，实现循环利用。”弘凡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李伟说，公司以全桑枝食用菌生产为主，今年7月投产至今累计实现产值1250万元，还成功“走出去”，在四川武胜建立了桑枝食用菌基地。

桑枝不仅可“食”，更可“闻”、“可”、“烧”。在重庆坳香情香烛公司，桑枝被制成宗教香、畜牧蚊香等产品；在黔江君弘食用菌种植场，桑枝则摇身一变成为中药“桑黄”；在重庆市峻佳农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，桑枝又变成了生物质颗粒燃料。

周恩海介绍，近年黔江不断拓展蚕桑产业链，以叶为“媒”托起了本地特色产业。全区现有与蚕桑及蚕桑生物相关的加工企业13家，其中规模以上企业3家，2021年实现产值32095万元。

除了桑枝，林间空地也带给群众额外的收

益。“当时村民家桑园收割的青菜头，一个足有两斤重，是拳头的两倍大！”潘国权说，为发展林下经济，黔江去年开始探索“桑+菜”“桑+中药材”等多种桑园间作模式。

“通过桑园间作，既可以利用有限的林地增加收益，还能增加土壤肥力和产量。”潘国权告诉记者，套种青菜头能使桑地亩产从1500斤提升到2000斤，足以多养半张蚕。据统计，全区因套种而增加的收益达3000万元以上。

“蚕桑+”拓宽新“丝路”

当前，不少地方都在发展蚕桑产业，黔江如何在竞争中占得先机？黔江给出的答案是，以龙头企业带动基地发展，围绕“蚕桑+”做足文章，接“二”连“三”构建蚕桑丝绸全产业链。

重庆海通丝绸有限公司整洁敞亮的工厂内，圆滚滚的蚕茧在流水线上“排队行进”，女工们熟练地操纵自动缫丝设备，对蚕茧进行深加工处理，移步至另一间厂房，蚕茧已完成到丝绸的蜕变。

公司总经理辛崇品介绍，依托东西部扶贫协作产业项目，日照海通集团建设了重庆海通茧丝绸全产业链项目，2021年7月建成投产2000吨缫丝生产线，目前白厂丝生产能力160吨，年产值8000万元左右。

丝绸是古代东西方交流的桥梁，也是如今企业出海的名片，“这些丝绸远销日韩、欧洲等地。”辛崇品指着厂房里的丝绸制品说，公司出口额占总产值四成左右，未来还将在出口业务上持续发力。

二产延链条，三产增价值。在太极镇蚕桑文创体验馆，五彩丝绸高高悬在空中，7个椭圆形蚕茧造型展区陈列着桑枝菌、桑枝香等特色产品。在不远处的乡村农家乐里，展柜中的桑枝菌、桑叶面已被端上餐桌，吸引了不少游客。

来到位于濯水古镇的武陵山丝绸博物馆，游客既可以全面了解丝绸生产工艺和黔江绚丽多彩的桑蚕文化，也可以选购自己喜爱的蚕桑周边商品。该博物馆负责人告诉记者，2021年该馆实现销售收入450余万元。

黔江区委书记徐江介绍，迈步走在“新丝路”上，黔江蚕桑全产业链建设雏形初现。当前全区共落地龙头企业2家、加工企业13家、三产企业2家，近2万群众从事相关产业，年产值达10亿元以上。

“未来，黔江将围绕蚕农增收和蚕桑创新发展全力提升全产业链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，推进“成渝新丝路、蚕业新经济”建设，力争建成引领蚕桑丝绸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标杆。”徐江说。

移风易俗，这里的“白事”戏班人员转行了

本报记者段羨菊、秦华江、陈圣炜

2022年11月3日，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钱集镇老严荡村，记者见到正在做清洁绿化的陈华。此前他的主要职业是“白事”戏班的“领班”。戏班解散后，弟弟在家务农，侄子去苏州干起木匠活。

陈华和他亲戚的经历，是全县“白事”戏班人员转行另谋出路的缩影。这场变化源自2021年10月以来全县开展的“白事”移风易俗专项行动。

“变味”的“白事”戏班

以花木电商闻名的沭阳，是江苏陆域面积最大、人口最多，也是如苏北地区区域经济实力最强的县。近年来，在江苏北部地区以及周边省份一些乡村，丧事越办越“阔气”了。2021年专项治理以前，沭阳农村也是这样。

51岁的戴品亮，是沭阳县龙庙镇庄塘村农民。今年82岁的母亲去世当天，他一边通知亲戚这个悲痛消息，一边琢磨如何操办一番丧事。当天，得讯的村干部就上门来，在堂前表达哀悼后提醒他：“老戴，按县里倡导，现在丧事不宜大操大办了，不能请戏班。”

“不好吧？”戴品亮心里头咯噔了一下。他虽然听说了县里近年在搞移风易俗，倡导丧事简办，但想到母亲劳苦一辈子，不热闹一场过意不去，加上碍于面子怕被人说闲话，还是想按照“老规矩”办一下。

“有的人家请戏班唱戏，一场花费要1.5万元左右，还有的人家请的不止一班。”戴品亮说。

沭阳乡村一场丧事一般要持续3天时间，“大宗支出”就是请戏班的钱。早年当地风俗是请2到5个人，后来演变成要请上10人。“白事”戏班其实变成了搭台表演、带着高音喇叭的乐队，有的甚至从邻县请来，一套班子要给1万多元。乐队收取费用还有不少名目，如在表演时向捧场像经过的亲戚伸手讨钱。

近年来礼堂前摆放的设施，也由花圈不断“升级”为摆电花圈、氢气球等设施。摆电光门一个一天上百元，新沂河边的龙庙镇龙庙社区书记程迎娣说：“一个闺女可能摆10多个，闺女多的话，加起来摆几十个甚至上百个。”此外，餐费、烟酒费等开支也不少。

“变味”的丧事变成了部分利益群体分肥的“蛋糕”，有些人常以“走得风光”或者“不孝”来绑架逝者家属。从“风水先生”、“白事”戏班人员到部分贪图便宜的统筹人员“支客”，都想从中分杯羹。丧事开支最大一笔即请戏班的钱，多由逝者女儿一方负担，如果逝者没有女儿，一些地方则由侄女代替负担。

一些家庭被迫“借钱办丧事”，往往在丧事办完之际，就出现家庭成员因丧事支出分摊问题产生家庭矛盾，个别家庭甚至因“葬”返贫。

电子屏上的灯光在闪烁投射，衣着暴露的女子在舞台

2021年10月以来，江苏省沭阳县开展“白事”移风易俗专项行动取得良好成效，多位村民不约而同地表示丧事简办后“省钱省事又省心”

当地在全县范围公开移风易俗专项治理举报电话，还成立专项督导组每天组织人员下沉村(社)明察暗访。当地“白事”戏班人员也纷纷转行另谋出路，尝到政策甜头的村民表示，要把“好政策坚持下去”

上热歌劲舞，台下一些农民围观“欣赏”，其中包括一些儿童……这是一位网民在社交媒体发布的视频，台上穿着孝服坐着人显示这是一场丧事上的表演。

沭阳县文明办工作人员介绍，跳街舞、涉低俗段子等表演夹杂在丧事中，花样不断翻新。表演队基本都是周边地区临时拼凑起来的“草台班子”，演出设备和舞台简陋。“有的人家请来的表演，还有跳脱衣舞。”戴品亮如是向记者讲道两年前看到的一幕。

除了“白事”，沭阳还曾普遍存在着定亲、升学、参军、乔迁、小孩满月、一周岁生日、十周岁生日等人情消费，且内容和规模不断扩大，有的多子女老人，甚至每个儿子均要操办一次老人同一年的寿宴。

“畸形的人情消费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。”沭阳县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姜若鸣对记者强调。

省钱省事又省心

尽管大家对丧事大操大办带来的问题，心里有本账，但碍于风气，情面只能跟着来。长期在“白事”戏班圈子里的陈华说，过去是“一家看一家，不搞就怕人家笑话，都是攀比心理在作祟”。

2021年10月起，沭阳县开展“白事”移风易俗专项行动，成立全县“人情消费减负”工作领导小组，县委、县政府主要负责人担任双组长，县文明办牵头实施。明确倡导县域内，丧事不摆电光门、电子拱门、氢气球、不迎祭桌和猪头三牲，不清戏班、不搭舞台、不演出，提倡本村人吊唁不在主家吃饭，严禁请人哭丧，严禁搞低俗表演。

“孝子床前一碗水，胜过坟头万堆灰。”从村民到村组干部、企业主、乡贤，以及戏班、“支客”、“风水先生”……沭阳县各个乡镇召开人情新风座谈会，谈危害、算“经济账”，倡导“喜事新办、丧事简办、小事不办”。

一时间，移风易俗家喻户晓，城乡皆知。祖祖辈辈丧事上要现身的戏班就彻底不吹了？是否“一阵风刮过，一阵风又吹回”？治理之初，抱有戴品亮这样心理的人很普遍。一位镇长向记者坦言，历史上这样的治理活动开展过不止一次，也出现过反弹。

各村召开村民代表大会通过人情新风规民约，进而带动全村村民签订承诺书。当有人去世后，村两委、民政等部门在丧户办理相关手续时签订丧事简办协议，村(社区)书记第一时间代表村两委上门送花圈吊唁，对丧户进行慰问，免费提供播放哀乐的音响设备。

由乡镇免费提供音响播放哀乐，成为移风易俗办丧事的替代保障措施。龙庙镇下辖13个村，镇政府给每个村配了1台音响。今年龙庙镇花厅村村民葛志刚的母亲去世后，村支书很快就上门来宣传政策，并且把音响送上门。他家是全村实施移风易俗政策的第一家。“开火化证明时，村里动员我签丧事简办承诺书，我问，以后是不是都一样？”老葛对记者表示，最担心自己带了头，以后轮到别人时又走回头路，好在这种现象到现在都没有出现。

庄塘村村支书章大法的岳父也是今年去世。“两个连襟说，该花的钱要花，我说移风易俗我得带头，绝不能请戏班。”沭阳县文明办、县纪委监委在全县范围公开专项治理举报电话。县文明办成立移风易俗专项治理督导组，每天组织人员下沉村(社)明察暗访。

为调动农民积极性，各镇也纷纷出台“土办法”。龙庙镇向每个文明办丧的家庭发放移风易俗引导资金300元；钱集镇在4个新型农村社区设立“新风大食堂”，为办红白事的群众提供免费办事场所、平价菜、司仪等服务；陇集镇将移风易俗纳入文明户评选标准，为评上的家庭每户发放200元水电费补贴。

“我们村里前两户人家对丧事简办有些不理解，当第3户人家也跟着简办后，大家的想法开始一致了，心理平衡了，发现又省钱、又省事、又省心。”龙庙社区书记程迎娣见证了村民们心态的变化。

“三省”是多位村民受访时不约而同地表达：“天大的好事，老百姓赚钱不容易。”

巩固移风易俗成果

2022年夏天高考成绩发布后不久，在沭阳繁华城区的一家酒店，记者翻看了订餐本，没有发现升学宴的订餐记

录。这与记者在江苏一些地方采访时酒店大堂里堂而皇之竖立“状元宴”广告形成鲜明对比。

作为苏北人口和教育大县，沭阳县常住人口超过167万，现有中小学在校生、在园幼儿38.9万人。过去每年6-9月升学季，全县大小小饭店的生意都异常火爆，少则三五桌，多则十几桌。参加者少不了要“出礼”，农村家底少的也要给几百元，而城里的几千甚至上万的都不在少数。

从2020年始，沭阳县开展“拒绝升学宴 引领新风尚”主题活动，全县9所高中的校长联名发布“倡议书”，组织“不办升学宴 健康成长行”万人签名承诺，鼓励通过“一杯清茶表谢意”“一张合影留念”“一页贺卡送祝福”等形式，向老师及学校表达感恩之情。

丧事简办与拒绝升学宴这两项活动，能够节约多少钱？沭阳文明办工作人员粗略推算，近年来每年全县去世1万余人，简办丧事可为群众减少1.6亿元支出；开展“拒绝升学宴 引领新风尚”主题活动，每个升学季全县减少浪费达3.6亿元。

沭阳移风易俗还有一块硬骨头，这就是彩礼问题。“不给彩礼不嫁你，拜拜！”扎下镇分水社区王立举老人对记者说，一些家庭结婚彩礼近年来水涨船高，有的超过10万元。他还发现，越是家庭经济条件一般的，要的彩礼越高；还有兄弟多的家庭，有女出嫁，也希望多收点钱，兄弟们以后分家时可以多分些家产。比起办丧事时各种举措都摆在台面上，高额彩礼多是“双方暗地操作”。

对此，沭阳正在寻找遏制畸高彩礼的突破口。1978年，桑墟镇举办过一场集体婚礼，两口子互送箩筐、铁锹。过了40多年，当地宣传部门安排人重新寻找他们，发现他们当中没有离婚的，于是请来其中的一部分夫妻，通过座谈方式让他们现身说法讲述“轻彩礼”的意义；当地还曾开展“最美丈母娘”评选，向社会宣传积极健康的彩礼观。

巩固移风易俗成果考验治理“一盘棋”。“为什么周边地方可以搞戏班表演，我们沭阳不能搞？”这是出现在社交媒体上的质疑。沭阳县文明办副主任崔桂华说，偏远乡镇农民易受邻县“比阔风”影响，特别是不文明办丧、豪华办丧在网上“病毒式”传播，易致不良风俗死灰复燃。多位受访人士建议，移风易俗需线上线下联动治理，重点区需打破行政区域界限协同治理，防止反弹。

戴品亮的姐姐今年56岁，家庭经济条件一般。如果按“老套路”，她要为母亲的丧事“最低花费1万元钱”，10亩地种一年可能还赚不到这笔钱。简办之后，她今年只花了2000元钱。

谈到移风易俗，老戴现在的看法是：“要坚持下去，是好政策。”